

伸手握住的尽是虚无
再回头，依然是你在原处



绝恋长寿湖

JueLian ChangShouHu

焦 芬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伸手握住的尽是虚无
再回头，依然是你在原处



绝恋长寿湖

JueLian ChangShouHu

焦 芬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恋长寿湖 / 焦芬著. —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624-5693-3

I. ①绝… II. ①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77572号

绝恋长寿湖

焦芬 著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徐昕叶 版式设计: 何海林
责任校对: 秦巴达 责任印制: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 (A区) 内

邮编: 400030

电话: (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 (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1.75 字数: 367千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5693-3 定价: 36.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让战友情谊久久绵长

——《绝恋长寿湖》序

□ 刘德奉

《绝恋长寿湖》已是焦芬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了，而且是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完成的，创作之勤奋可见一斑。在这之前，她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名曰《爱河泪依依》，可这部小说却花去了她整整十多年的时间，精神之坚定亦可见一斑。

焦芬是我十分熟悉和敬重的一位文友。由于她的爱人与我是战友，所以与之相交也较为随意，时常一起聊聊天、也谈点文学，兴到处还喝上两杯酒。她性格活跃，与人相处融洽，无论是文友还是非文友。

焦芬对小说的创作总是很投入，是用心和情在创作，书中的人物、故事、场景，让人读了之后总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绝恋长寿湖》我是一字一句地把它读完了的，亦如我读所爱的名作名著。小说故事性很强，人物也很丰满，言语十分流畅。讲述了邱亚峰与王雅玉的情感故事，邱亚峰与战友间的真情友谊，王雅玉的创业历程。那一群生气勃勃的退伍战士，在外拼搏的姑娘，还有那长寿湖的美景，都深深地吸引我，我相信也会吸引你。虽说这些场景我十分熟悉，但通过她的文笔、她的思想与情感的传递，又让我看到了更深的社会现实、更具魅力的长寿湖。

最让我赞许的是那一群可爱的退伍战士。邱亚峰的多情善感，廖东胜的率直真诚，祝思伟的温顺随和，吴国雄的重情重义，为我们从各个角度刻画了军队这所大学校所培育出来的有志气有追求的青年，在社会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这四位退伍战士既没有干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没有做惊天动地的壮举，他们只是做了生活中该做的事情。落水救人、制止抢劫都不为过。重要的是在他们的生活中，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团结、友爱、互助的精神。它是发自内心的、不求回报的。是纯真的战友情谊，是军队特有的同志情谊。在当今的社会，这种精神是需要大力弘扬和培育的。尤其是吴国雄的举动，当闻知邱亚峰车祸之后，他立即从西安赶赴长寿。战友之情深正在于此。正像歌曲《少年壮志不言愁》中所唱的那样“危难之处显身手”。而这战友情谊的描述与故事的构造，让小说显得非常真实，体现的就是现实的生活。

焦芬作为一位转业干部的妻子，平时与战友交往较多，她深切地体会到这种友情的存在。今天，她把这种情谊通过她的笔，鲜活在纸上，既是她对这份情谊的尊重，也是她对这份情谊的感激。我愿意为她的创作写此简序，看重的也正是这份情谊。

我也是曾经在部队工作过二十年的军人，虽然已经退伍了十年，可三十年的战友情谊始终成为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十年来，我深深地感受到：有什么困难找战友，战友之间相互帮助、尽其所能、也不计较；有什么烦心的事情找战友，战友之间相互关怀、尽情倾诉、也不在意；有什么成功和快乐找战友，战友之间一同祝贺、一同高兴、也不讲究；有什么新的计划找战友，战友之间共同探讨，从不隐瞒，也不在乎。战友之间相处轻松自然，真实而透明。

不久前，我的母亲去世，战友们翻山越岭来到我的老家看望。他们全体集中，组织严密，一如过去的军队，几十人带着沉重的心情结队而来，我感动得恭恭敬敬地远出立正而迎。每握着一位战友的手，我就感受到深厚的战友情谊，所以，我的手就发抖，我的心就激动，我的眼就流泪。尤其是个别的战友因路途较远，晚上十二点过才赶到，谁见了这场面也会为之敬重！

战友之间的情谊如果要细说，定不是这篇短短的小序所能容纳，可惜我不会写小说，否则，也会长书而大书的。

关于退伍战士这样题材的文学、影视作品虽然不多，但也有。刘建的小说《退伍兵》，电影《咱们的退伍兵》就是其中的代表，可它们反映的不是这个主题。如《绝恋长寿湖》中一群退伍战友奋发向上之形象，团结和谐之友情，真还未见。要么我孤陋寡闻，要么这几年读的军事题材的作品太少。

“八一”建军节又要到了，在井冈山这个创建革命军队的摇篮，在感受毛泽东、朱德建军伟大创举的特殊环境，在戴了很多种军帽之后今天第一次戴上红军八角帽的深情体验之后，我来为焦芬的小说写上几句想说的话，真是一种欣慰。在此，我要感谢焦芬，感谢你重现了战友的情谊，感谢你让我用文字感谢我的战友。

2010年6月22日夜3时于井冈山

盛夏黄昏的长寿湖，彩霞满天。夕阳中的火烧云在天边一层一层地燃烧、蔓延，把湖水浸染得一片通红，仿佛老天爷投下的金梭，又似仙女们撒下的金粉，闪闪发光；连绵不断的山峦在夕阳的包围中，像镀上了一条金边，艳丽迷人，使人想入非非，多想永远停留在这片神奇而又美丽的土地上。

邱亚峰的家就坐落在长寿湖镇上，紧邻狮子滩大坝的一个院里。院子里住着几户人家，一个很大的铁门紧紧地把这几家人圈在一起。他家的后门处是一片香樟林，前门外是一条通往主城区和乡镇的公路。

这天傍晚，廖东胜、祝思伟、杨毅、郑慧、张艳等人，在邱亚峰请客的“长湖鱼庄”吃完晚饭后，便急匆匆赶往往邱亚峰和李玉梅的新婚之家。

廖东胜走在最前面，他身材魁梧、高大，黑黑的脸上镶嵌着一对小眼睛，那眼睛总像没有睡醒似的眯着，而且他的脾气也急躁，喜欢喝酒、打牌。此时，他用手擦了擦前额上的汗水：“这个鬼天气，怎么这样热？一点风也没有。”

“廖哥，你走慢点，莫着急，时间还早着呢。”杨毅紧跟在他的老板廖东胜后面。

“不着急？洞房里的人肯定很多了。”廖东胜仍然不停地边走边说。

“你不到场，那儿的人也闹不出什么好看的把戏。”杨毅把纸巾拿给廖东胜。

廖东胜接过纸巾往脸上擦汗：“小杨，东西准备好没？”

“什么东西？”祝思伟快步走到廖东胜旁边，“搞得这么神秘？”

廖东胜拍着祝思伟的小肚子说：“老兄，等会你就知道了。”他一阵大笑后，便来到邱亚峰家大院的门口，见院门半开着，用手猛力一



推，对着邱亚峰家大喊：“邱亚峰，在不在家？”

邱亚峰听到廖东胜的喊叫，知道是他们那帮战友喝完酒来了，立即跑到院子，又拿出香烟递上。

廖东胜见邱亚峰出来：“老弟，酒都没喝完，你就跑回来了。”

“说新郎官跑得快还情有可原，可你又不是新郎官，一路上都是在跑。”郑慧窜到廖东胜面前气冲冲地说，“这么热的天，想整死我们呀？”

“喔，平时温柔的小慧今天怎么也发起威来了？”廖东胜怪声怪气地说，“我是让你们吃完饭锻炼锻炼，真不识好人心哟。”

“去你的，我看你是没安好心。”郑慧打了一下廖东胜的手。

邱亚峰看了看天空：“太热了，都进屋吧。”

廖东胜一群人进屋就往新房跑：“新媳妇，今天幸福吗？”

“廖哥，你们来了，快坐。”李玉梅站起来迎接。

廖东胜往屋里走：“啥叫你们来了，我们早就来了。”

“哦，稀客、稀客！”李玉梅脸上洋溢着幸福。

这时，在一旁看热闹的韩二嫂也拉长嗓音说：“什么稀客？我看是常客哟。”她的话把屋子里的人逗得大笑起来。

廖东胜见韩二嫂在带头说笑话，就问大家：“你们觉得好笑吗？”

“好笑！”大家齐声回答。

“那你们今天晚上想不想看闹洞房？”廖东胜也兴奋起来。

“想！”又是一阵呼叫。

廖东胜转向杨毅：“小杨，把绳子给我。”

杨毅立刻从衣袋里拿出早已准备好了的一根红毛线，递给了廖东胜。

廖东胜接过毛线，快速地从糖果盘里找出一块糖，三下五除二地把糖纸剥开，用那根细小的红毛线把糖捆绑好，并把新郎和新娘叫到前面：“各位，请安静！”也许是喝了酒的原因，他显得很兴奋，像个指挥官比划着双手：“今天是我战友邱亚峰和李玉梅结婚的大喜之日，既然是大喜的日子，还是按照我们镇上的老规矩，让这对新人一起来吃这块糖，祝他们以后的生活就像这糖一样甜蜜，你们说要不要得？”

“要得！”

大家听廖东胜说要闹洞房，屋子里的情绪又高涨起来。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他让杨毅找来三个方凳摆成等腰三角形，走到新郎和新娘面前：“请你们上去吧。”

李玉梅看着廖东胜：“你要干什么？”

“叫你们上去呀。”

“我不上去。”

“不上去？”廖东胜转向屋子里的人群：“大家说她上不上去？”

“上！快上去！”众人在廖东胜的带动下，又是一阵起哄声。

廖东胜很自豪地看着大家，然后把脸转向邱亚峰：“新郎官，还是你先上吧。”

邱亚峰看着新娘：“玉梅，我们上吧。”他拉着新娘的手，站到了凳子上。

众人欢呼。

“这还差不多。”廖东胜见新郎和新娘都站到凳子上了，他也站到另一个凳子上，并拿着用红毛线捆住糖的另一端，提起来放在新郎和新娘两人的嘴角之间来回地晃动，等着他们去吃。

“快吃！快点吃！”旁边看热闹的人见他们没有动嘴去吃糖，又叫了起来。

廖东胜见新娘子不肯去吃糖，便笑着点头：“看来我今天不把事情搞大点就不算闹洞房。”他又对杨毅说：“小杨，你再去拿两个凳子来。”他把脸移向大家：“你们谁来帮忙？”

“我来，我来！”都是些年轻人，遇到这种喜庆场合，都爱凑热闹。杨毅刚把凳子拿来，就有两个年轻人站了上去。

廖东胜提着糖块：“老兄，你们是自己解决？还是要我们来帮忙？”

于是，新郎新娘开始移动着头，这时，帮忙的两个人一递眼色，同时出手，把新娘和新郎的头往前一推，两人的糖没吃上，反而把头撞在一起，弄得在场的人一阵大笑。

新娘子摸着被撞疼的前额，狠狠地瞪了廖东胜一眼。突然，她眼珠一转，趁廖东胜不提防，把糖塞进了邱亚峰的嘴里。

邱亚峰见糖块到自己的嘴里，害怕廖东胜把糖从他嘴里拉出来，于是，急忙用手把嘴捂着，大口大口地嚼起来。

廖东胜见糖块进了邱亚峰的嘴里：“喔，还是新娘子厉害。”他睁大眼睛叫，弄得满屋子的人大笑起来。

“不行，不行，廖东胜，你帮新娘作弊。”人群中一年轻人高叫起来。

“什么？我帮新娘作弊？”廖东胜指着自己的鼻子，“有没有搞错



哟，说我帮他们作弊？”

“对，就是你帮他们作弊，不然，那块糖怎么会被新郎官一个人吃了？”

“那你们说要怎么做？”廖东胜面向大家，哭笑不得。

“不要叫他们吃糖了，”阿剑站出来说，“像他们那样吃，吃到明天也吃不到。”

“你有什么好耍的把戏？”廖东胜走到一边，“我让你。”

“叫他们削苹果吃。”阿剑叫小红拿了两个苹果。

阿剑拿着苹果：“大家看，这是两个苹果，我们先让新娘削苹果喂给新郎官吃，如果她削的苹果皮断了，我们就让她当着大家的面吻新郎十分钟，要是新郎把苹果皮削断了，我们就让新郎官抱着新娘走十圈，你们说好不好？”

“好！快点！快点！”

阿剑把削苹果的水果刀交给了新娘，他在新娘和新郎中间当裁判。

新娘拿着苹果和水果刀，认真地削着苹果。

新郎见旁人做着滑稽的动作去挑逗新娘，就极力用双手挡众人的挑逗。他越是这样，众人就越是兴奋，越是狂叫。

新娘忍住笑，小心地削着手里的苹果，可是，那个苹果皮却很不听她的话，一下从苹果上掉到地上。

“哇！”新娘忍不住发出惊叫声。

众人拍手高呼：“好啊！果皮掉地了，果皮掉在地上了！”

“大家说该怎么办？”阿剑把嗓门提得高高的。

“新娘子，该你长吻新郎，快点！快点！……哈哈……”

于是，新娘抱着新郎的腰，把她的嘴唇送到新郎的嘴唇上……

廖东胜觉得自己刚才吃糖的把戏做得很丢人，趁着屋子热闹的时候，走到杨毅面前低声地说：“把东西给我。”

杨毅又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军用背包带。

廖东胜把背包带的一端拿给杨毅，自己拿着另一端悄悄地绕着仍在狂笑的人群走了一圈，回到杨毅面前，和他的那端背包带捆在一起，两个人猛地一推，顿时，大笑的人群就朝着地上倒去……

新娘子站在背包带外面拍着手叫：“太好了！太好了！廖东胜，你太英明、太伟大了！”经过一阵大闹后，新娘子也不像先前那样拘束，高声喊叫：“我看你今天回去怎么给张姐交代。”她兴奋地使出全身的力气去推背包带里的人，好似要把刚才那些人去挑逗她的怨气



全还回去。

廖东胜见新娘子在外面拍手叫好，发现没有把新娘和新郎捆在里面，却把自己的老婆捆在里面了，急忙解开背包带。

背包带一解开，几位年轻的美女便冲到廖东胜面前狠狠地打他：

“新媳妇你不去捆，却来捆我们，”

平时不多言语的祝思伟笑着说：“给我使劲打。”然后，他又对廖东胜说：“把我们捆在里面没关系，怎么把你的老婆也捆进去了？”

经祝思伟这么一说，大家又朝着廖东胜大吼大叫。

祝思伟忍住笑：“你这一招叫什么？”

“这一招啊……”廖东胜笑着故意拉长语气，“这一招……就叫做……逗老媳妇更有味道！”

“哟、哟、哟，你是越说越来劲了，我让你逗，让你逗！”郑慧拉着廖东胜打。

“小慧，给我使劲打。”张艳叫着郑慧的小名，跑过去和她一起打廖东胜。

“张嫂子，廖大哥说得对不对？”一位战友帮着郑慧说话。

“你找死呀？”张艳跑过去想抓那个战友，但那个战友却在新房里转着圈逗张艳跑。

“有意思，今天晚上真有意思！”那个战友边跑边说，“逗老媳妇喽……逗老媳妇喽……”

屋子里又是一阵大叫大笑，闹洞房达到了高潮。

闹洞房结束，邱亚峰和李玉梅把大家送走回到新房。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宽大的双人床摆在屋子中间，床头上一个很大的双喜字贴在上方，显得格外耀眼。靠边的一套新式组合家具，充满着现代化的气息。明亮的灯饰高高地吊在屋顶中央，在彩色丝带的辉映下，发出红彤彤的光芒。

李玉梅穿着睡裙，她中等的个子很丰满，脸上有着一双被长长的睫毛装饰起来的大眼睛。她走到窗边拉上窗帘，把头靠在那副粉红色的窗帘上，闭上眼睛，静静地享受着这样的甜蜜和幸福。很久后，她才走到床边，从床上拿起两个胖娃娃抱在胸前，一种被幸福包围了的感觉爬上全身，她闭上眼睛，回忆着刚才闹洞房的那些情节。

邱亚峰洗漱完后，走进新房。

李玉梅听见开门声，知道是丈夫进来，于是，睁开眼睛抱起那个胖娃娃，高兴地走到他面前：“老公，你看，这是什么？”





“你说呢？”邱亚峰摸着胖娃娃，把她拥进怀里。

“不知道是哪个捣蛋鬼做了一对这样的胖娃娃放在床中间，好可爱哟！”李玉梅在丈夫的怀里撒娇。此时，她的笑容就像牡丹一样娇艳。

“这是农村的老风俗，很多农村人结婚，一些年长的上辈都会用这种土办法，做一对双胞胎送给新人，意思是祝福新人早生贵子。”他扶起李玉梅的头：“你也给我生一对这样的胖小子，好吗？”

李玉梅依在他的怀里，幸福地点着头。

“刚才你在笑什么？”邱亚峰搂着她的腰问。

“在回忆闹洞房的片断，你那些战友好厉害啊，一个比一个精明。”

“嗯，我们今晚还算配合得可以，不然，那几个家伙不把我们折腾到天亮才怪。”

“你看廖东胜在那儿搞的恶作剧，把他自己的老婆都捆进背包带里面去了。”李玉梅说，“要不是我给你递眼色，恐怕今晚你也要遭他们暗算了。”

“老婆，还是你聪明。”邱亚峰拍着李玉梅的腰，“你今天表现得很不错，特别是你在削苹果的时候，他们那么多的人来逗你，你都稳得起。”

“果皮还不是掉在地上了。”李玉梅撅着嘴嘟囔着。

“这不怪你。”邱亚峰搂着李玉梅的腰，“你已经尽力了，大家开心就好。”

“看不出阿剑还有这一手，他的这个把戏把平时爱喧闹的廖东胜给比了下去，弄得廖东胜很没有面子。”李玉梅充满着幸福，“要不是他后来用背包带把大家捆起来，他今晚上真的是要丢人丢到家了。”

“那小子还是会想办法去补救的。”邱亚峰拥着李玉梅：“不过，像今晚这样的日子，有他在，气氛好得多。”

“嗯。”李玉梅依在邱亚峰的胸脯上，“我的吻还可以吧？”

“嗯，非常不错。”邱亚峰回忆起那个吻，也像吃了蜜一样。

“我又想吻你了。”李玉梅把她的头靠在他的胸上。

邱亚峰紧紧地抱着她，然后把大吊灯关掉，顿时，屋子里的光线暗了下来。屋子在粉红色窗帘和大红色囍字的相映下，发出柔和的光泽。他把李玉梅拥到床边，让她坐下，又从她手里把胖娃娃拿过来放在床上，自己却跪在地上，无限深情地捧着她的脸，把嘴唇印在了她的嘴唇上。

李玉梅柔情似水地让丈夫亲吻着。

他站起来，扶起李玉梅，用舌头顶开她的玉齿，在她的舌根下来回地撩撩，他的手也离开了她的脸庞，一只手搂着她那细小的腰，另一只手滑向了她那高高耸立而又丰满的胸部。

李玉梅紧紧地抱着他。

邱亚峰揉搓着她那酥润而又圆滑的乳房，一种占有的欲望激起了他生理上的强烈反应。

她也感到了他身体有了明显的变化，兴奋中她更紧紧地抱着他。

他被她的一举一动撩拨得不能控制，便剥去她身上的睡裙，急急地把她抱起放在床上，然后，自己也快速地脱光了衣裤，迫不及待地爬到她的身上。

她被他压得喘着粗气，但她还是紧紧地抱着他的腰，并让他的头深深地埋在她的乳沟里，幸福地发出一阵阵的呻吟。

她被她的呻吟带进了仙境，那种仙境，此时此刻也正是他所急需的，他迷恋那儿。

她又是一阵呼天唤地的呻吟……

她的呻吟再次把他推向了性爱的顶峰，仿佛埋在他体内的岩浆随时都会爆发出来。他抬起头来，快速地脱去她那粉红色的三角裤，猛地压在她的身上。

她也配合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同时，嘴里还发出那像在梦中的呓语：“峰，抱紧我……抱紧我……！”

与此同进，房间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道缝隙，只见一双大大的眼睛，带着满腔怒火，死死地盯着床上那两个赤裸裸的身子……



闹洞房的人群从邱亚峰家里出来，夜风从湖面吹过，带着夏日湿润的空气，送来阵阵稻花的清香。公路两旁的梧桐树不时地摇摆着身上的绿叶，像是在唱歌，又似在曼舞。长寿湖的夜，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也给人一种浮想的浪漫。廖东胜看着午夜的天空，伸开双臂，微微张嘴，深深地吸了口空气，让大自然赐予人间的美丽慢慢地浸入他的心扉，顿感无比的欣慰和舒坦：“夜色好美呀！”

祝思伟看了一眼廖东胜：“你小子又想抒情了？”

“难道不是吗？”廖东胜也不看大家，仍然沉浸在他的世界里。

“老弟，什么时候你也变得这样多情了？”祝思伟斜着眼睛看廖东胜。

“哈哈，多情？”廖东胜怪笑了两声，“你不觉得今晚的夜色很美吗？”他用手指着公路边的玉米地：“你看那片地里的玉米，在夜色的相伴下，犹如亭亭玉立的少女，香气袭人，你再看这梧桐树，它们身上的绿衣在夜风吹拂下，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好似一对恋人在唱情歌，古朴而又优雅。”

“耶，廖东胜，你小子真的是变浪漫了！”郑慧听到廖东胜说出的那些句子，发现夜色真美：“看不出你小子也能说出这样浪漫的话来。”

“夜色使人陶醉！”廖东胜看了看天空，又看着广阔的田野：“再加上身边的两位大美女陪伴，就是天上的七仙女看到了我们这样的生活，恐怕都要嫉妒了哟。”他把张艳拉到身边，用手搂着她的腰：“老婆，你说是不是？”

“老公，你是不是酒性发作了，在这儿说酒话？”张艳看着夜色里的长寿湖，大坝上的灯光倒影在湖水里，使湖水显得那样的柔和、美丽。她拉着廖东胜的手，感到他此时说的话句句都好听：“老公，你不是没有文学细胞吗？可现在你说的每一句话让人听了都觉得很舒服。”



“这就叫抒情，你懂不懂？”廖东胜看着郑慧，“小慧，你是作家，我说得对不对？”

“你才是作家呢。”郑慧的性格温和，脾气也好，和张艳完全成反比。此时，她瘦小的身子走在廖东胜旁边：“我怎么就没有发现你才是作家的苗子啊！”

“是吗，我是作家苗子？”廖东胜兴奋起来，“看来我也要当作家了。”

“就是啊。”郑慧拉长声音。

“你以为作家这么好当呀？”廖东胜斜着头问郑慧。

“其实，作家的门槛很低，只要你会写文章，写的文章又能发表。”郑慧的话很温柔：“你的口才这么好，想象力又这么丰富，作家就是要有丰富的想象力，既要会编故事，又要把故事编圆，我看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作家苗子。”

“小慧，是真的吗？”廖东胜听到有人在夸他，很得意，在公路上更是手舞足蹈：“其实，我很喜欢文学，只是我的文化程度不高。”

“看把你美得的。”张艳拉紧廖东胜大声地说，“你走慢点，等会把你摔在地上，我看你是着地，还是作家？”

“你以为我真的是喝醉了在这里说酒话吗？”廖东胜放开张艳：“晚上喝的那点酒早就没事了。”

“要不大家现在去我家餐馆再喝几杯？”祝思伟提议：“闹了半天，现在肚子也饿了。”

“好啊，你这么说，我还真的是想喝酒了。”廖东胜听说要去喝酒，把手往空中伸了两下，“闹洞房，哈哈，闹来闹去却把自己的肚子给闹饿了，现在来点酒喝，然后再回去大睡一觉，啊，真是太舒服了！”他高兴地拍着手就往祝思伟家的方向走。

张艳走在廖东胜旁边，听到他们说又要去喝酒，就拉着廖东胜不让他去：“老公，今天就不去喝了嘛，都这么晚啦，在那儿也闹累了。”张艳劝着廖东胜：“你看你的眼睛都睁不开了，我们还是早点回去休息，明天还要早起做生意，再说，你今天晚上喝的酒也不少。”

“没关系，老婆，他们都晓得我的眼睛小，并不是我瞌睡来了才睁不开眼睛。明天早上我早起就是。”他拉紧张艳：“走，跟我一起去喝几杯，今天这么高兴，要不是等着去闹洞房，我今晚上不知还要喝多好酒。”他拍了拍肚子：“你看，我一点都没有问题，小杨呢？”夜里，他找着杨毅。



“廖哥，我在这儿。”杨毅走到廖东胜边上。

“你也一起去，我请客，去的人越多越好，热闹！”他像还没有喝够似的。

“廖东胜，你小子是存心给我们出难题呀，你请客？”郑慧的声音虽然有点大，但听上去还是很温柔。她走过去给廖东胜轻轻一拳，然后，拉着张艳就往她家的方向走，“你不去，他们这帮人才巴不得呢，要是没人管，他们不飞上天去呀。”

“要不我们去湖边喝夜啤酒，这么热的天，边喝边吹牛。”阿剑踢着路上的小石头。

“你小子又乱说，去我家炒几个小菜，弄点酒一喝，既经济又实惠，不是更好吗？”祝思伟边走边说。

“嘿嘿，”阿剑笑了笑，“祝哥，那不是又要白吃你呀？”

“你小子欠揍啊？”祝思伟做了个想打他的动作。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阿剑回答的同时，他们也来到了祝思伟的家。

祝思伟家的餐馆在长寿湖镇上一个很显眼的地方，餐馆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长湖鱼庄”，是以长寿湖淡水鱼为主的中餐酒店，吸引着来自各地的游客，也是一个集住宿、就餐、娱乐于一体的地方。酒店能容纳五百人就餐，楼房共五层，一楼是会议室，二楼、三楼是餐厅，四楼是客房部，五楼是茶楼。整幢房子是祝思伟父母自己修建的，后门处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可以用来乘凉和存放杂物。此时，祝思伟一群人正高兴地 from 后门走进院子。

“思伟，你陪他们在院子里歇歇凉，我去简单炒几个菜来。”郑慧边说边往里屋走，“你叫他们把桌子抬出来，就在院子里吃，凉快点！”

“行，快去吧，弄完后你也来喝。”祝思伟停了停，“小杨、小红，你们进屋去把桌子抬出来。”他说完后便和郑慧一起走进屋子。

“桌子就不用抬了。”廖东胜走进院子，见院子里有一张石桌子，“这儿不是有一张桌子吗？这么好的环境不利用，真是太浪费了哟。”他对杨毅说：“你们去把凳子拿出来就行了。”

祝思伟从屋子里泡了几杯茶，放到石桌子上坐下来。

“杨毅，你去买副扑克来，我们斗几把地主。”廖东胜像闲不住似的。

“都半夜了，小杨，别去。”张艳狠狠地瞪了廖东胜一眼，“一天



到晚，你不是喝酒就是打牌。”

“张姐……”杨毅看看廖东胜，又看着张艳，左右为难。

“小杨，你也过来歇一会。”张艳把杨毅拉到凳子上坐下。

“好，不斗了。”廖东胜作出让步：“杨毅，喝点水，我们听她的，不然，母老虎发起威来，哼！”廖东胜把茶水往杨毅面前移动了一下，“而且还是这么高大的母老虎。”

“嗯，张艳姐的个子就是高，我哪里是她的对手哟。”杨毅点着头说。

“知道就好。”张艳有些得意。

“你两口子，一天到晚就抬杠。”祝思伟呷了口茶水，看着廖东胜：“两个的脾气都暴躁，改一下不行吗？”

“改？”张艳笑了笑，坐到桌子边：“叫他改好了。”

张艳的这一笑，让大家轻松很多，气氛也活跃起来。

“好，老婆，我改。”廖东胜把张艳的手拿过来握在手里：“只要你不生气就好。”

“这会说得好看。”张艳脸上带着笑容：“还不是想喝酒，说来哄我的。”

“艳子，莫去想那么多，”祝思伟伸了一下懒腰，“只要他说的话中听就行。”

“思伟，还是你的脾气好。”张艳站起来给大家往杯子里加开水，“你和小慧是永远也吵不起架来。”

“喂，我说祝思伟，你和小慧怎么就不吵架呢？”廖东胜摸着他的头说。

“他们两个要是能吵架，那就怪了。”阿剑走到桌子边，“两个人的性格都温顺，能吵得起来吗？”

“那也是。”廖东用点着头，“还是你们好。”

“也不能说性格温顺和性格急躁哪个好，”祝思伟说，“就拿艳子来说吧，虽说她脾气急躁，但你看她做事风风火火，办事又有能力，你廖东胜享福呀！”

“老兄，你也不错嘛，”廖东胜高兴地拿出烟发给大家，“小慧是什么都听你的，小鸟依人，温顺得很。”

“你们都好，不像我们这几个光棍司令，”杨毅开着玩笑，“我们才是可怜虫啊！”

“你小子又想抒情了？”祝思伟站起来拍着杨毅的头，“那你就加

